

日子三部曲

街谣

〔修订版〕

黄国荣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日子三部曲

街谣



黄国荣◎著

修订版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谣 / 黄国荣著. —修订本.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1. 10
(日子三部曲)

ISBN 978-7-5033-2349-2

I. ①街…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824 号

书 名:街 谣

作 者:黄国荣

责任编辑:余天宝

封面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bb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A5

字 数:320 千字

印 张:12.5

版 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349-2

定 价:24.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谁解其中味

——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

日子三部曲：《兵谣》、《乡谣》、《街谣》修订版终于要重新出版了。本是白话小说，语言也平实朴素，内容不过军人、农民、书商的平常日子，亦无引经据典，更无诗词曲赋，无须赘言解析。但三部曲的第一部《兵谣》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至今已近十五年之久，今天又重新修订再版总有些缘由，所谓序，也就说明一下缘由而已。

其实三部曲重新修订，动因不在今天再版，主要是三年前台湾兄弟李锡东先生要陆续出繁体版，竖排版式页面字数少，《乡谣》和《街谣》厚如陈砖，且作品面世后，自己感到一些不尽初意之处，借此机会，于二〇〇七年修订了《乡谣》，台湾版更名为《日子》；二〇一〇年修订了《街谣》，台湾版更名为《书商》；自己一直对《兵谣》的文字不太满意，台湾出版因篇幅合适，当时抽不出时间修订，故文字未作改动，只更名为《突围》，这次再版，咬了咬牙，重新作了修订。再则至今时常有人在我的博客和邮箱里留言，对这三部作品表示喜爱关注，还有不少读者求购但买不到书，读者越是喜爱，我越得对读者负责。

这次修订改动最大的数《街谣》，不只文字润色，结构上也作了较大调整，篇幅压缩了近六万字。其次是《兵谣》，结构和风格虽保持了原貌，但全书文字在不改变原汁原味的前提下

重新逐段逐句过了一遍。《乡谣》只改动了开头章节，全书保持了原貌和原有的风味。

虽是修订，但敝人为文向来一根筋，不达本意不罢休，尤其是《街谣》，原作差不多只当做初稿，费了再度创作的心血。也有朋友劝我，这三部作品出版后，读者和文坛已有定论，广播连播了，电视也拍了，奖也得了，何必这么劳神费力。这让我想起曹雪芹老先生的那首小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正合此意。李锡东老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餐桌上说，真正的作家跟常人做事真不一样，有时候确实有点痴迷，去年大哥在台湾时，别人都去台中、台东、台南游览了，他却把自己关在王朝饭店的房间里修订《街谣》。

作品是作家的孩子，总希望更多的人喜爱她。

二〇一一年五月八日于北京大慧寺清虚斋

目 录

谁解其中味——日子三部曲修订版自序	001
第一章 回家	001
第二章 老友重逢	018
第三章 以退为进	037
第四章 一物降一物	058
第五章 走前人没走过的路	080
第六章 再强强不过光阴	099
第七章 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125
第八章 八仙过海	151
第九章 路是走出来的	178
第十章 书才是里程碑	202
第十一章 决赛前的运动员	229
第十二章 人在江湖	259
第十三章 沙滩上的高楼	282
第十四章 政治搭台,经济唱戏	311
第十五章 木秀于林,风必吹之	340
第十六章 今天的结束是明天的开始	361
跋·上帝给的日子	386
后 记	391

第一章 回家

1

莫望山喊完那声妈，立即就尴尬在大门口。让他尴尬的不是他与这家人之间的陌生，而是他妈满脸的苦笑和难堪。他后悔来到这门口，让他一时进退两难。

莫望山上午十点一刻走下火车。爸妈离婚，是他们都又再婚后，姐姐写信告诉他的。插队离开家，回家不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一趟有一趟不同的心酸。如今，他成了衙前村最后一名知青。他是个男人，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天爷这么摆布他们一家三口的命运，他坚信惟有他回城，才有可能重新创造他和她们母女俩的未来。他回来了，可他已没有落脚安身的家。他知道妈现在这个家不可能收留他，但他还是决定先来看妈。

他妈现在的一家人正准备吃饭。莫望山从那个伯伯和他的儿子、儿媳、女儿还有孙子的目光里看到了自己的落魄，在他们眼里，他是个叫花子。那位伯伯连请他进屋的话都没能像样地说出口，而向儿子和儿媳投去恳求的目光。看老头那窝囊相，妈的苦笑和难堪便不难理解。那位伯伯没得到儿子儿媳恩准，勉强地说要不要吃了饭再走。莫望山心里在笑，他脚还没跨进门就说走，要不要？问谁呢？是人问的话吗？看他儿子儿媳那样，就算桌子上摆的是山珍海味，他也绝不会摸他们家的筷子。

妈走出这个家的门，才恢复成他的妈。儿子永远是妈的孩子，妈

一出门就不顾脚下的地只管侧着脸盯着莫望山看，好像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儿子。妈看到儿子虽然还是理着那种平头，但人壮了。乡下不光强壮了他的身子骨，还给他骨子里注进了不屈的威严和凶狠。莫望山看出，他不留下来吃饭，妈是高兴的。儿子就是儿子，莫望山可以不计较他们对他是冷还是热，但他在乎妈在那里开心还是不开心。“妈，你过得好吗？”“这把年纪了，还什么好不好的，过一天算两个半天。”“你别忘了，你还有我这个儿子呢！”莫望山下意识地把手伸向自己胸前的口袋。他妈说：“儿啊，那时你在哪里呢？”

莫望山伸进胸脯的手又缩了回来。是啊，那时他又能帮妈什么呢？这时他也没法把手伸进口袋去，那里面是有钱，整四百块。他们家的积蓄只五百块，华芝兰全给了他，临走莫望山又抽出了一百块，华芝兰和莫岚还要过日子。他的手指触到钱时才想起，这钱是华芝兰让他带回来派用场的。看到可怜的妈，想给妈一点，可他一想不能，这钱另有重用，他只好愧对自己的妈。“我算个什么儿子！”“哪能怪你呢！回城就好，回城就好。”“还不知道知青办批不批呢。我没有事，你自己多保重，别委屈自己，有什么事跟我说，如今我回来了。”莫望山说得母亲掉了泪。

莫望山没一点回家的快乐。窗外这个喧闹的都市让他陌生，陌生得叫他不忍相认，陌生得让他难以融入，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与他无关。这座城市养育了他，给了他十九年幸福的岁月。命运把他带到了那个衙前村，他给了衙前村十五个春秋，衙前村给了他十五个艰辛。十五年，人生的一个相当的生命段落，他干了什么？他得了什么？空空而去，空空而回。他无奈地摇摇头，摇断自己的思想。

“爸。”莫望山背着背囊走进自家的门，他爸现在的一家刚吃完饭，父亲悠闲地坐椅子上剔着牙，随便应了句，“回来啦。”仿佛莫望山是刚出门去打酱油回来。在厨房洗碗的阿姨闻声，倒是立即让那位毫不相干的妹妹给莫望山端来一杯白开水。“是回来看看，还是长住？”父亲若无其事地问。“打算回城。”莫望山肚子很饿，但他这时还顾不得肚子。“回城？家里可没地方住啊！”莫望山端着水杯，傻着

两眼看着父亲,他不相信这会是他爸说的话。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下的乡,人家父亲倾家荡产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关系,把儿女都弄回了城。早回城的房子都分到了,有的还当了官。他自己儿女的事不管,只顾谋划自己的日子,喜新厌旧,抛弃了妈,又弄了个年轻的。把人家的女儿当亲的养,自己的骨肉倒往外推,开口就说没地方住。他可以不计较那阿姨的态度,也可以不管那位既不同爸又不同妈的妹妹的感受,也体会到自己妹妹和妹夫的难处,可你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儿子,这里的财产有我的一份!莫望山受不了了。“你还没有宣布我不是你的儿子!这房子有我的一份!”莫望山忍无可忍,手里的杯子和话一块儿落到地上,他转身冲出了自己的这个老家。

莫望山的心里好痛,离开衙前村时,他没法让莫岚停止哭喊;华芝兰在离婚过程中,超乎寻常地平静,让他很不安;回来见母亲寄人篱下,蒙受屈辱,叫他抬不起头;自己婚离了,知青办是不是就能批准他回城还是个未知数。三十四岁的人了,他却成了没人管的孤儿。莫望山忍着眼泪冲出门,他好像听到父亲追出门吼他,问他要上哪去!他心里更酸,眼泪止不住涌出,他不去抹它,任它在脸上流淌,两脚坚定地朝前走,他没回头看身后的一切。其实追出门的不光他爸,还有那个阿姨和那个既不同爸也不同妈的妹妹,还有他的妹妹和妹夫石小刚。火发了,想收也收不回来。

莫望山在一家小面馆里吃了碗阳春面。莫望山很饿,但吃得很慢。他一边吃一边盘算,指望不了天,指望不了地,一切还得靠自己。吃了面,喘口气,他直接上了知青办。当莫望山看到那个院子的大门时,心里不免紧张起来。这里他并不陌生,当年下乡时,他们就是在这里办的手续。后来他又来过三次,三次的印象让他终生难忘。

第一次他领着妹妹莫媛媛走进这里,没有一点准备,只是想碰碰运气摸摸底,当时已有三分之一的知青以“特困”、“疾病”等种种理由回了城。接待他们兄妹的是位中年男子,态度还算和气。“你们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爸妈离婚了。”“离婚算啥特殊?爸妈离婚的多着呢!特困是指特殊困难!”“我和妹妹两个都在乡下。”“家里

再没有兄弟姐妹了？”“姐姐出嫁了。”“还是啊，家里不是还有子女嘛！”“出嫁了，不在父母身边，我们两个应该可以先回来一个吧？”“现在的政策是特困户和重病可照顾。两个下乡算啥特困呢？人家三个四个的都有呢！”莫妩媛在背后拽莫望山的衣服，莫望山捏住妹妹的手。“我爸没有人照顾。”“你爸多大年纪？”“五十三。”“干什么？”“教师。”“有什么病吗？”“病？气管炎。”“五十来岁的教师，正当年。气管炎算什么病？还有你姐嘛！”“姐姐不在家住。”“不在家住也在城里啊，也不能算身边没有人啊，回去吧，好好干，广阔天地嘛，同样有前途。”莫妩媛用一根食指抠莫望山的手心，她一直躲在哥哥的身后，没说一句话。

第二次莫望山来之前跟别人学了些经验，听说一家两个下乡可以先回来一个。他提着两瓶“五粮液”先上了那位接待过他的官员家，此人已经升了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态度还是很和气，他说是有这个精神，但原则还是先照顾特困户。莫望山比原来聪明多了，他说妹妹在学大寨的工地上摔坏了腰。副主任问有没有医院的证明。莫望山说没有带。副主任就告诉他，医院证明是一定要带的。莫望山就千恩万谢地把酒留下告辞，副主任还是客气地让他把酒带回去，莫望山当然不能这么做。莫望山求了同学，同学求了他爸，同学他爸再求了同事，莫望山给妹妹弄到了一张腰椎错位后遗症的证明。妹妹就顺利回了城。

第三次是华芝兰拖着他一起来的。那位副主任已经当了主任，他亲自接待了他们夫妻俩。莫望山给主任带了一些田七、天麻，说是土特产。主任没有客气，说土特产他可以收，他认这些东西。整个会见只华芝兰说话，主任听了说事情有些麻烦，在当地结了婚，又有了孩子。现行政策是孩子的户口随低不随高，父母双方哪一方是农业户口就随哪一方，这样回城等于拆散了家庭，加剧了城乡、工农之间的矛盾，也影响到党群关系。

莫望山来到门前，不由得一惊。他睁大眼睛仔细看门牌，没有错，爱民街七百四十八号，可牌子不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

换成了“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传达室老大嫂给了他一头雾，说可能是撤销了，也可能是搬家了，具体情况说不准。

莫望山给自己的神经放了假，迎着人迎着车马走上街头，身边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全是一片茫茫。他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就这么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走得松松垮垮，郎郎当当。不时有人撞他碰他，别人回过头来骂他，他只当没听见。此时，衙前村妻子女儿揪着他心。

夜幕刚刚一抖一抖落地，村子里便咣当静如一池死水。村东周家那只猫在叫春，饥渴难耐的求爱呼唤，一声一声在夜空中嘹亮而尖厉，刺激着村前村后的角角落落。莫望山默默坐在旧竹椅上，把自己按在《今夜有暴风雪》里。华芝兰埋头批学生的作业，只是床上睡得香甜的女儿莫岚，不断让她分心，不时分去她的目光。屋子里的空气有些黏稠，稠得有些沉闷。

寂静中只有华芝兰蘸笔划过纸面的哧啦声，是对勾，是叉，清晰可辨。除此，间或也夹进莫望山一两声翻阅杂志的声响和莫岚的梦呓。“望山，咱们离吧。”华芝兰没有抬头，也没有看莫望山。“咱们？……”莫望山的目光慢条斯理地离开杂志，把眼睛投到华芝兰的脸上。“嗯。咱们。”华芝兰仍埋头批着作业。“离？”“离。”华芝兰十分平静。他们仿佛在商量一件生活琐事，好比说，望山，把衬衣换下来洗洗吧？噢，换。望山，咱们吃饭吧？唉，吃。望山，咱们睡吧？好，睡。莫望山把眼睛移到华芝兰的脸上，她眼睛里闪着晶亮，她的话说得这么软绵，鼻子却在发酸。

2

闻心源从没有想要包装炒作自己。转业这个现实，逼迫他不得不收起那点可怜的清高，羞答答地把自己十四年军旅生涯中一个个人生亮点挑拣出来，凑成一份足以显示他才能、人品和业绩的个人履历。当他把自己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通讯、经验、

理论、言论,分类选出代表作,复印成三套,加上十几个获奖证书,还有那些二等功、三等功奖章放到一起时,他的心里鼓起了一张风帆,已往的人生没有让他产生一丝遗憾。他相信,无需他表白炫耀,别人看到这些,会认识他了解他的。

闻心源背着这些东西,像背着个核武器那么牛,省报大楼在他眼里跟自己的家似的,他谁也不求,直接找了总编辑。总编辑没把闻心源拒之门外,闻心源对这位总编辑却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干瘦干瘦,小眼睛,四十啷当岁,至多一米六,闻心源一点没办法把他与总编辑这个职务联系起来。闻心源问:“请问,你是总编吗?”总编闪着大眼睛不满地说:“你是谁啊?”“我叫闻心源。”“闻心源是谁呀?”“闻心源是我。我在部队当宣传处长,想转业继续搞新闻,这是我的一些材料,想请你过目。”

总编没说话。闻心源带去的東西很快把总编的写字台覆盖。闻心源只管一件一件展,总编辑只顾拿眼一件一件瞅,闻心源摆完了,总编也看完了。他们谁也没说话。闻心源看看总编,总编也看看闻心源。闻心源再看看总编,总编也再看看闻心源,两人就都笑了。“完啦?”总编问。“完了。”闻心源答。“完了就放下吧。”总编说。“这就走?”闻心源有些意想不到。“我要开会。”总编说。“你看我……我再怎么联系?”“研究研究再说。”“那我什么时间……”闻心源不想问得太白太直接。“这难说。”总编一直满不在乎。“假期有限,若要不行,我好再到新华分社、市报、晚报、电台、电视台看看。”闻心源想抬高一下身价。“等不及,现在拿走也行。”总编却无所谓。“我首选是省报,不要求职务,当记者编辑都行。”闻心源感觉到了这门槛的高度,只好自己找梯子下。“愿意等,放这儿看看也行。”总编的话和态度无边无岸,闻心源的感觉没抓没挠。

闻心源退出总编的办公室,一脚踩在了身后人的脚丫子上。那人倒没有什么,他自己惊得差点摔下楼去。转身看,竟也是位军人。那军人反他乡遇故知,神秘地问胃口大不大?什么胃口?闻心源没听明白。那军人立即转移了话题,问闻心源他们能要几个人。闻心源没

有想到要问这个问题。那军人客气地说那好那好,后会有期,弄不好咱还成同事呢!说完那军人提着皮包进了总编的办公室。闻心源下楼,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掉了点什么,又像缺点什么,到底掉了什么缺点什么,又说不上来。

闻心源再次走进总编办公室,总编笑眯着小眼睛称赞闻心源文章写得好,他们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才。闻心源心里涌出许多甜蜜,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呼呼地鼓起。没等那肥皂泡鼓满心胸,总编一指头又把它戳了个粉碎。总编很抱歉地告诉闻心源,因为他太出色了,正团职他们安排不了。闻心源哭笑不得,他再次表态不要求职务,当记者编辑都可以。总编却说他可以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但政策不允许,这是对军转干部的态度问题。闻心源禁不住问总编他们是不是要了那天跟他一起来的那位军人。总编很不自然地说还没最后敲定。闻心源觉得自己的问题问得太傻。

闻心源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他依次把三份材料送给了新华分社、市报、晚报。再一轮又上了电台、电视台。前前后后整整跑了半个月,居然没有一家接收他。不是说他来晚了,就是说他的职务太高,他来他们社长和总编就得给他倒位置,有的干脆直接拒绝,军转干部要省市安置办统一分配。闻心源那点高傲被软的硬的钉子碰得落花流水,他服了,终于有了自知之明。在县机关做事的小叔劝他,不行就回县里来算了。闻心源的尊严受到了无情的嘲弄,他想或许自己太自以为是了,天下不只你会写两篇文章,这地球离了谁都行,为何非接收你呢。

闻心源眼睁睁瞅着桌子上的东西犯愣。一边是那一摞报纸文章的剪贴,二等功、三等功和各种奖项的证书;一边是一张小小的省委宣传部办公用的便笺,上面只几个淡淡的铅笔字。他越看越不可思议,一直被他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东西,在这里竟不如那张小纸片。闻心源只能妥协,穿上笔挺的校官服,威武地站在了公共汽车里,口袋里装着部长那便条,决定上省安置办拜见那位主任。

省安置办主任接过闻心源那张条子,反感立即挂到两个腮帮子

上。闻心源没有因为那主任反感而做出对应的反应,他努力不让内心的情绪跑到脸上,尽力保持着军人的仪表,不卑不亢,不媚不俗。主任看完那张宣传部长写的条子,没说话,却冷笑了两声。那笑声让闻心源心里很不舒服,他没让不舒服跑出来捣乱。事实立即证明他的忍耐非常正确,主任冷笑归冷笑,那张条子却仍牢牢地捏在他手里。闻心源真切地感受到了权力的威力,就这么一张白条,上面既没有宣传部的公章,也没有部长的私章,不过他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是铅笔写的字。“你们真有本事啊,解放军啊解放军,不佩服不行啊,你们什么样的条子开不出来?是啊,当兵的辛苦,风雪高原,边防哨卡,戍边保国,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怎么再能下县城呢?省机关干部应该把位置都倒出来,让咱转业干部来坐。军队是所大学校,军人什么不能干呢?”

闻心源在那些新闻单位的头头脑脑面前没勾一次头,也没哈一次腰,可安置办主任的这几句却把闻心源说勾了头,说哈了腰。闻心源不是装样,他真切地感到,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确实是件让地方政府十分头痛的事,编制岗位不说,这要耽误多少地方干部的提拔。可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军队要精简整编,闻心源怀着一种体谅的心情让主任嘲讽,他不想这样,可他没办法。他的老主任器重他,赞成他放弃超配师政治部副主任职务到地方继续搞新闻,才给宣传部长打了电话,这条子没有一点铜臭味。他原本不想利用这张条子,可如今别的路走不通。闻心源没法解释,他只能站这里接受嘲讽,事情虽然有了着落,但他心里并不痛快。

3

闻心源走出省政府大门,已不再有进去时那风采。迎面一个人非常面熟,两个人隔着人流和车流对望着,几乎是同时,他们让对方的名字从嘈杂中突现出来。闻心源和沙一天同时从人群中穿向对方。四只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久久不散,十四年没见但都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对方。闻心源是一九六九年由县城下乡插队到的衙前村，沙一天和莫望山是一九七〇年由江都市下乡插队到的衙前村。衙前村接收了十五名知青，他们三个最合得来。一九七二年闻心源先当了兵，一九七三年沙一天被推荐上了大学，从此三个人天各一方。

沙一天叫闻心源先别回老家，明天参加他的婚礼，他正在送喜帖。闻心源让沙一天一堆无序的信息搞晕了头，他怎么到现在才结婚？新娘子是谁？沙一天说明天一切就都清楚了。闻心源望着匆匆而去的沙一天的背影感慨万千。他还是那么英俊，那么精干，那么聪巧，只是小分头换成了大分头。闻心源想新娘子会不会是华芝兰呢？想当初他们两个可是情投意合，形影不离。

华芝兰父亲是大队支书，华芝兰是一九七一届高中毕业回的乡。沙一天得到华芝兰爹信任成为衙前村知青中的头面人物是一九七一年秋天。衙前村出了件大事，死了一个知青，死的知青叫许林。许林是大队的拖拉机手，他开着拖拉机过桥，直接把拖拉机从桥上冲下了河，捞上岸来已经死了。知青在农村、在边疆吃苦受累是件光荣的事，出大力流大汗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出事可不行，那是破坏知青运动，可大可小，小吃官司，大要掉脑袋。许林一死，华芝兰爹的头大了，一看到许林的尸体，那颗神经牙立时就痛得钻心。目击者是衙前村的女青年刘小田，刘小田说许林是当着她的面开着拖拉机从桥面冲下河去的，她还交给了华芝兰爹一份许林的遗言。遗言只一行字：小田，你好狠心，不爱我也就算了，还让支书来训我，我死给你看。华芝兰爹立即把那张纸捏到手心里，对刘小田说，他没给过你这纸，你也没给过我这纸，咱们谁也没见过这纸，这几个字烂在你心里，也烂在我心里。遗言没有了，可华芝兰爹不知该怎么向上面报告，也不知该怎样向许林的父母交代。

华芝兰爹牙痛得手捂着右腮帮子整天啞啞地吸凉风，沙一天救了他。沙一天给华芝兰爹出了个主意，华芝兰爹立即就忘了牙痛。沙一天胸有成竹，他说：“毛主席说过，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许林的

死可以说是他自己开车冲下河淹死,也可以说是拖拉机出故障不幸掉到河里淹死,冲和掉,只一字之差,事情却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开车冲下河是自杀,掉下河是因公牺牲。人已经死了,怎么死,对死者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对活着的人,对你,对刘小田,对许林父母却大不一样。如果确定自杀,原因是刘小田耍弄了他的感情,是书记不做好思想工作反训斥他,你们就得承担全部责任,还会让许林不光彩。如果确定是掉下河,那是因公牺牲,许林无疑是烈士,材料整理出来是先进事迹,交给他父母的是烈士证书和抚恤金,上面还会表扬你培养了优秀知青,你和刘小田都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华芝兰爹听县革委主任作报告也从没这么聚精会神。待沙一天得意地含笑合上嘴,华芝兰爹才忽而茅塞顿开双手拍屁股,对!因公牺牲!他的那颗神经牙立时就不痛了。他满怀感激地反复拍着沙一天的肩头,拍到最后,华芝兰爹说:“这材料就交给你了,好好地发挥发挥你这秀才的文才,连夜把许林烈士的先进事迹整理出来,明天我就报到公社去。”华芝兰爹对付刘小田就非常得心应手了,他先说刘小田脚踩两只船,逼得许林用死来证明自己感情,说得刘小田两只手抖得没处放,接着再表示怎么帮她,让她说是掉到河里。许林是烈士,她也没了责任。刘小田感激得要给他跪下。

一个月后,许林的先进事迹《把青春献给广阔天地》在省报上登出。死的人死了,活着的人各得其所。死了的许林,得到了许多知青朋友的眼泪。许林的父母除了悲痛还拿到一张烈士证书,领到一笔抚恤金,心里得到许多安慰。华芝兰爹虚惊了一场,虽不像出了英雄那么光荣,但出了烈士也是一种光彩。最光彩的还是沙一天,他不仅因此而出了名,而且得到了华芝兰和她爹的另眼相看。闻心源望着沙一天的背影,感慨万千,命运这东西真让人难以捉摸。他忽然想起忘了问莫望山,他隔着人流把话射过去,沙一天把话喊过来:“他还在衙前村!”

4

莫望山一步一步丈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大街。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儿是他地道的故乡，可现在他只有一种感受，陌生。

莫望山没找着知青办，只好去找舅舅。舅舅比爸亲十倍，见面就把他爸臭骂了一顿，骂他是陈世美，骂他是中山狼，骂他喝墨水把心都染黑了。舅妈只给莫望山生一个表姐两个表妹，没给他生表哥表弟。大表姐和大表妹都嫁出去了，家里只剩个小表妹，挺出息，在读研究生，只星期日回来看看，空着一间屋，专为大表姐大表妹她们临时回家预备的。舅舅让他在他那儿住，再不回那个家，他不要这个儿，他还巴不得要这个外甥呢！吃过晚饭，莫望山把回城的事细细跟舅舅说了。舅舅说不用急，不论是撤了，还是搬了，这事总会有人管，明日咱分头去打听。

轿车一声尖叫把莫望山吓一哆嗦。莫望山停住脚步，懒懒地抬起眼，是辆黑色“皇冠”。莫望山往后让了一步，“皇冠”在省城是最高档轿车，不是官员就是老板，让一步是必须。原来是婚车队，好大气派，一长溜十几辆全是“皇冠”。莫望山侧脸看，他这才发现走到了天梦大酒店。天梦大酒店是江都市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能坐着“皇冠”搞一溜车队进这里面来办婚宴的人，一般不了。莫望山等最后一辆喜车开过，正要抬腿走，一个人的叫喊让他不由得转过头去。莫望山的惊愣有点吓人。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喊人的新郎官竟是沙一天！被他招呼的那军人是闻心源。莫望山本能地抬腿要跑过去跟他们打招呼，加入这喜庆的日子。右脚刚抬起迈出一步，他又把落地的右脚拉了回来，立在原地没动。结果身后的人撞着他。你干什么呢？有毛病啊？莫望山克制住自己，给人赔了笑脸，再加了一句对不起。接着自己跟自己说，我是有毛病。等他了结完这插曲，再回过头来看他们时，沙一天和闻心源走进了天梦大酒店。

莫望山也犯疑惑，这狗日的！怎么到现在才结婚？莫望山和沙一